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罪与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THE CRIME AND THE PUNISHMENT

中国致公出版社

罪与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华爱丽 刘静◎译

THE CRIME AND THE PUNISHMENT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华爱丽,刘静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4辑)

ISBN 7-80179-133-9

I. 罪… II. ①陀…②华…③刘…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38 号

罪与罚

译者:华爱丽 刘静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富达印刷厂

开 本:880×1240 1/32

印 张:205.5

字 数:5820 千字

版 次:2005年1月第3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33-9/I·004

定价:410.00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第四辑

化身博士
漂亮朋友
温泉
圣经故事
你往何处去
汤姆叔叔的小屋
绿野仙踪
罪与罚
伊豆的舞女
唐璜（上、下）
戏王之王
唐·吉珂德（上、下）
母亲
金银岛
黑桃皇后
驿站长
村姑小姐
暴风雪
两个骠骑兵
克莱采奏鸣曲

总策划：子龙
责任编辑：子龙
设计总监：龙传人



大象设计工作室 · 黑启栋
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84803033

序 言

费奥多·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与托尔斯泰齐名的文学巨人。他生在沙皇俄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一生命运多蹇,他的创作受此影响颇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从小接触了很多平民阶层中人。他曾去田庄度假,对农奴制度的实际也比较了解。18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学习。1843年毕业,工作一年后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1845年他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深化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主题,博得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赞赏,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1846年他创作小说《双重人格》,着重于人物内在本性和精神状态的矛盾变化的精雕细琢,凸现出自己的创作特色,提出“双重人格”的主题。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空气紧张,一部分青年沦为不能有所作为的“幻想家”,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白夜》(1848)和《脆弱的心》(1848)就表现了“幻想家”的主题。

1847年,受法国空想主义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及其文学友人在文艺观上产生分歧。1849年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及期满后当兵。先后九年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为他的创作积累了文学素材,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思考也更趋于深刻;另一方面,苦役犯生活使他远离社会的先进阶层,他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有所发展,癫痫病的发作也加深了他精神上的抑郁。此外,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大陆普遍的失望情绪,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幻灭,更加重了他的思想危机。他摒弃社会主义信念,用宗教的精神来解释人民的理想。服役归来后,他发表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凡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虽然仍保持着“幻想家”风格,但是真实揭露和宗教幻想的混合开始成为他的作品特征并日益明显。

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倾向于斯拉夫主义。他与哥哥先后创办月刊《当代》(1861~1863)和《时代》(1864~1865),同革命民主派进行论战。1861到1862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亲身经历

为基础创作完成《死屋手记》，作品展示了各类苦役犯的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屠格涅夫把这部作品比拟为但丁《神曲》中的《地狱》，赫尔岑则比之为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1864年他发表了描写蜷缩在狭窄的自我圈子里的“地下人”形象的《地下室手记》。1864年他的妻子和哥哥相继去世，生活陷入困境，他不得不竭尽全力进行创作。1866年《罪与罚》的问世，给他带来了空前的声誉。小说以社会犯罪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果为题，描绘了当时俄国社会可怕的贫困和生活的无出路状态。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此后，为了偿还哥哥遗留的债务，1866年他写成长篇小说《赌徒》。1868年他创作完成《白痴》，作品广泛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的上层社会，涉及一些复杂的心理和道德问题。这部作品中表现的双重人格和象征色彩愈加明显，人物常常有一种不自觉、下意识的行为，处于近乎迷狂的精神状态。1871至1872年间他结合当时俄国社会现实，运用“幻想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完成《群魔》。高尔基称他此次的创作为“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意攻击的艺术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恶毒的一次”。《群魔》的发表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反动势力的联系更加紧密。1873至1874年初他主持了上层反动人物发行的《公民》杂志。1873年他开始在《公民》上陆续发表《作家日记》。《日记》体裁不一，有小品、政论、回忆录、特写、小说、谈话时的随笔，它反映了作者晚年的政治和哲学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小说的构思始于五十年代初，此后将近三十年俄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使他在心理、伦理、政治和哲学的不断探索中，把一个杀父的故事演化成了宏伟的社会哲理小说。从四十年代开始在他创作中出现的所有的思想和艺术主题，在这里都有高度凝练的表现。这部作品的雄浑精神对后来各国文学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具有世界声誉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是一名穷苦的大学生，因为经济拮据而退学做家庭教师，女房东也因为他付不起房租而拒绝给他提供伙食，贫穷、饥饿和无依无靠使他陷入了痛苦和绝望的境地。拉斯柯尼科夫生性坚强、孤傲，有着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把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受人摆布，惟命是从；不平凡的人却可以为所欲为。究其原因，就因为“不平凡的人”属于统治阶级。拉斯柯尼科夫想做一个“不平凡”的拿破仑式的天才人物，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于是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然而杀人以后，他陷入深深的

痛苦之中,精神完全崩溃,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越”过去。索尼娅是拉斯柯尼科夫生活中的一盏明灯。由于生计所迫,索尼娅不得不从事色情行业,但是她的心中充满了仁慈的爱,最终拯救了拉斯柯尼科夫痛苦绝望的心。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富于社会涵义的一部社会心理小说。这部小说场面转换快,场景推移迅速,主要情节过程只用了极短的几天时间,人物始终纠缠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通过对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犯罪心理生动而真实的刻画,冷酷地将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的激烈冲突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擅长的心理分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酗酒、卖淫等不健康社会现象的本质的解剖也是深刻有力的。小说中,由于他着力拓宽人物的心理结构,情节结构反而相对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作品中索尼娅一家的悲惨遭遇令人同情,凶杀事件扣人心弦,但它们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

编 者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77)
第三部	(164)
第四部	(227)
第五部	(288)
第六部	(337)
尾 声	(397)

第一部

一

七月伊始，天气异常酷热。黄昏时分，有个年轻人从 C 巷一间小屋里面走出来，那间小屋是他向这个巷子的二房东租来的。年轻人缓慢地，似乎有些犹豫不决地朝 K 桥那边一步步走去。

还好，他下楼梯时没碰见那个令他害怕的女房东。他租的那间小屋，恰好是在一座五层高的楼的顶层，与其说那屋子是给人住的，倒不如说活脱脱像个衣柜更好。他租房时与那女房东谈好了条件，由女房东提供食宿并且她的女仆还要照料他，这样他便省去了不少麻烦。女房东住在四层一个单独的套间里。每次他出门，都得经过厨房门口，而厨房的门正对着楼梯，并且总是大门敞开。年轻人每次经过这里，都会产生一种又恐惧又难受的感觉，这使得他有种怕见到光似的羞愧。因为他欠了女房东很多债，所以总害怕一不小心碰见她。

难道他胆子太小，或是逆来顺受惯了？那倒不是，其实他的性格恰好与之相反。但是，奇怪的饲，不知从哪一段时期起，他就一直像绷紧的弦一样紧张不安、烦躁异常，似乎得了疑心病。他总是在苦思冥想，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何止怕见到女房东，他几乎怕见所有的人。他十分贫穷，他已被这个事实压得透不过气来，长久以来一直如此。不过最近，他似乎变了个人似的，就连窘境，那该死的贫穷也不再成为他的负担了，尽管这个瘟疫一刻也没离开过他。如今的他，再也不必做他以前常要做的事情，当然也不愿意去干。其实，他干吗要怕女房东？当然不，不管女房东用什么恶毒的方式跟他蓄意作对，他也不怕了。因为他想通了，与其被拦在楼梯上听那些他认为与他没有丝毫关系的啰里啰嗦的废话，被女房东纠缠着逼着付钱，还有恐吓，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还得想些托辞来搪塞过去，道歉，撒谎，这么做，还不如做一只不被人注意的猫，他只要悄悄溜下楼，别给人撞见就好。

但不知为什么，这次他出来时，那种担心见到女债主的心情尤为强烈，连他自己都为自己害怕到如此地步而惊讶不已。

“我想去干的，是怎样的一桩事啊，却又担心起这等小事来！”他问自

己,奇怪的笑容显现在脸上。“哦……是的……人是什么?人能主宰一切。可人如果一胆小,就什么也干不了……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我的确想知道的是,人,主宰万物的人,他究竟最怕些什么呢?是的,他们最害怕的是向前迈出新的一步,把自己的想法给讲出来……我呢?我担心什么?空头支票开得太多了,于是我什么事也不做。或者正由于我无所事事,才尽讲些空话。最近这个月,我是养成了尽说些废话的习惯,连着好几天可以躺在墙角里,想一些荒唐的事情。回过头再想想,我现在为何要去那个地方?我,就凭我,真的能够做好那件事情吗?难道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吗?正好相反,这的确非常荒诞不经,这不过是白日做梦,自己给自己找乐子而已,是儿戏。没错,无非是个幼稚的儿戏!我却用它来骗自己!”

七月暑天,大街上热得要命:沉闷得透不上气的空气,街上那杂乱不堪的人群,还有满街的石灰、脚手架、砖瓦、灰尘等,以及每个与贫穷沾边的人都十分熟悉的夏天里特有的臭气熏人的气味。这些人没钱在乡下租间别墅住下,于是只有在彼得堡随便找地方安身。年轻人被这种臭味包围着、侵袭着,这使得他本来就异常的神经更加紧张痛苦。彼得堡这一带有特别多的小酒馆,在这样的日子里,从里面飘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充满了整条大街,还有那些总会遇见的酒鬼,虽然是工作日,这些酒鬼醉汉仍然不断出现,这给本来就混乱的画面又平添一层令人恶心的阴郁色彩。霎时间,年轻人清瘦但轮廓分明的脸庞上流露出一一种十分厌倦的神色。捎带说一句,他确实长得很英俊,一双炯炯有神的乌黑的明眸和满头深褐色的头发,身材中等偏高,看上去,倒非常清秀而匀称。尽管其厌恶的表情十分明显,但很快他又好像陷入了沉思,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出神发呆的状态。他信步而行,对周围的一切非但视若无睹,甚至懒得理会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和事。他走着的时候,不时地嘴里咕哝着什么,他向来有那种自我独白的习惯。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有时混乱无序,这使得他更加烦躁,再加上他身体原本就弱,两天以来,他几乎滴水未进。

说到衣着,可以说他穿的确实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就连那些习惯于穿破烂衣衫的人也觉得像他这样一身衣服如果穿上在街上行走也非常不光彩,不过好在彼得堡这一带有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你穿什么衣服都不会让人们吃惊的。要知道这是在干草市场附近,常去周围茶坊酒肆的,还有那些聚居在彼得堡邻近中心区这些街巷里的,大多数都是些小手工艺人和工人,而没有阔人家的影子,所以说这里人群杂沓

毫不过分。你可以在街上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物等，假如你一看到某种不可思议的人物就大呼小叫，反而会被认为是咄咄怪事。可眼前这个年轻人因为心里郁积了很多怨恨与蔑视，所以虽然他有时也像个普通小伙子一样最怕人家当面或私下里议论他，但他此刻在街上行走，却压根儿就不注意自己是如此衣衫褴褛，因为他已没那闲工夫操那份闲心了。当然，如果遇到一些熟人或者是老同学的话，那又另当别论，毕竟他向来就不乐意见到这些人……他这么想着，这时一个酒鬼坐辆马车从他面前经过，那人无缘无故地突然向他大喝道：“喂，你这个戴德国帽的家伙！”他的手用力指着年轻人，震天般地大吼着。年轻人停下脚步，慌忙中抓住自己的帽子。说起这顶帽子，还是他从齐默曼帽店买来的，这是顶圆形高筒帽，早就破旧不堪了，再加上过了这么长时间，帽子也变了色，上面到处是破洞和肮脏的污迹，而且连帽沿儿也没有了，整个儿一看，七扭八歪地一边倒，真是叫人恶心到家了。不过他此刻感受到的倒不是为自己的帽子破旧而羞愧，而恰恰是另一种神情，脸部的肌肉有些扭动，他似乎觉得有一种恐惧感向他侵袭过来。

他吸了口冷气，惶惑不安地嘟哝着：“我早就料到了！我早就想过了！真是糟糕透顶！我真是太蠢了，这虽然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但仍会把我全部的计划给打乱破坏的！是啊，我怎么这么笨呢！这帽子太惹眼了……不过不是因为漂亮，而是可笑。还有这身破衣服，要是有顶便帽就好多了。至于是旧点儿的扁平帽子，还是别的其他什么帽子，只要不是这个圆形高筒似的怪物就行。看看有谁戴这种恶心的帽子，这是一顶一俄里以外就能瞧得见的小丑帽，谁戴它，都会被人记住去说笑的。真该死，麻烦就在这里，问题恰恰就因为所有的人会记住它，这不就是一件罪证吗？干我这种勾当，能不让人知道最好。帽子是小事，小事方面应该最当心！整件事情往往就是被一些小事给办砸了。”

他不用走得很远，他甚至清楚自己离他住的公寓大门正好有七百三十步，这个数目是他一次想得出神时曾经亲自数出来的。不过在当时，他认为他所有的那些幻想十分荒唐，只不过用那种荒诞不经且诱人的草率行为来刺激一下自己麻木的神经罢了。可如今，也就是一个月后的今天，他已经试着用另一种认真的眼光审视当初的幻想了，尽管他老是以独白的形式拼命嘲笑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可毕竟，他目前已经不经意地习惯于把这种当初认为荒唐的幻想真正当做一件正在付诸实施的正事了，尽管他依然觉得自己离那个幻想遥遥无期，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能办得到。他现在只想对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做一番试探性的

工作,因此,他越是往前迈一步,心里就越加七上八下万分不安起来,尽管他明白这只是试探。

就这样,他怀着一颗紧张的心,神经质地发抖着,走到一座大得异常的房子面前。这房子前门临着街面,背靠河水,已经算不错的了。房里有许许多多的小套间,尽住着一些各式各样的手艺人,比如说裁缝、厨娘、铜匠,还有一些德国人,另外还有一些以出卖肉身生存的妓女以及小官吏等。这些人使得偌大的房子十分热闹,人们川流不息地穿梭在这座房子的两个院子和两扇大门之间。这里有三四个管院子的雇工,都不是什么好人。那年轻人很兴奋,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溜进了院子,而没被那三四个雇工碰见,他顺着右边的一座楼梯悄悄上去了。这条楼梯又暗又窄,很不好爬,但要不为人所知上楼,惟有这一个“后门”,这是他事前早就了解并且亲自察看了的。其实对他来讲,这个光线阴暗的楼梯正好是不为人注意的好地方,即使再好奇再聪明的人,也不会细看这个地方。这一点使他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暴露的危险性将会很低。虽然他这样给自己打气,但仍是心有余悸,他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羞愧。“如果我现在就这样害怕,那要是真干起那事来,可真就惨了!”当他走到四楼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这样想着。这时,几个从部队退役下来改做搬运夫的老兵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些人正把一些家具从一个套间里往外搬。年轻人以前知道,他记得是有一个带家眷的德国人曾住在那套房里,如果没错的话,这人还是个官吏。“如果这个德国人要是搬走的话,那么说,在四楼,也就是由这条楼梯上来的这个楼梯口上,今后一段时期内会只有一个老太婆的房间是有人住的。这的确是件好事……不过,万一……”他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年轻人按响那个老太婆房间的门铃,门铃发出的声音很微弱,但还算清脆,听上去,好像铃是白铁做的,而不是铜质的门铃。其实,在这种房间的小住宅里,门铃几乎都这个样子,谁也不比谁的差或好。这当儿从他专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忘了这个门铃的声音究竟是怎样的了,现在这个有些别致的丁零声使他似乎回想起了什么事情,他突然觉得那事情就一清二楚地摆在他面前……他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这回,他的神经简直脆弱到了极点。“上帝呀,怎么会这样?”过了不一会儿,门开了窄窄的一条缝隙:女主人脸上有些狐疑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从外面看,只能发现她那双在黑暗中发亮的眼睛,从眼神判断,她显然有些担心与不安。可当她发现楼梯口的人并不少时,胆子便放大了些,将门完全敞开。年轻人跨过门槛,走在黑暗的过道里,那过道和后面一间小厨房相互隔开。老太婆一声不吭地站在他面

前，满脸狐疑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老太婆尽管五短身材，干瘪得只剩骨头架了，但那双精明而恶毒的小眼睛和一个小小的尖鼻子，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来讲仍有些不可思议。她头上没有裹头巾，两鬓上微斑的黄发上涂了一层厚得发亮的头油，仿佛是条鸡腿似的细长脖子上随便缠了一条破旧的绒围巾。尽管天气热得难耐，她肩上还特意披了一件皮质上衣以显阔气，实际上那件上衣同她的围巾一样破旧得不堪入目，而且因年久而变得焦黄。老太婆显然病了，她不停地大声咳嗽并且带着粗气呻吟着。年轻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膘了老太婆一眼，回报老太婆眼里骤然闪现出的不信任感。

“拉斯柯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前我曾到这儿来过。”年轻人忙微微躬了一下身，低声嘟哝着自我介绍。因为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尽量客气一些。

“当然，我记得，先生，而且记得相当清楚，您以前是来过。”老太婆逐字逐句地说，努力使每个字咬得很清楚，不过依然用一双询问的眼睛瞅着年轻人的脸。

“是这样的……哦，还是跟上次一样，同样的事……”拉斯柯尼科夫接着说。老太婆怀疑的眼神使他有点儿惶惶然，并且有些吃惊。

“或许她一直就是这样，只不过上次我没有注意罢了！”他很不高兴地这样想着。

老太婆没再吭声，好像在努力想着什么东西，然后退到一边，指着通往房间的门，给客人让道。

“请进，先生。”她说道。

这间屋子并不大，四周糊了黄色的壁纸，窗口还摆放着盆天竺葵，挂着薄纱窗帘。正值夕阳西下，屋子被照得像涂了层金子。“那时候，太阳也许还这样照进来吧！”这个思想仿佛一不小心就掠过拉斯柯尼科夫的脑海。他以很快的速度环顾了屋里的一切，想尽可能记住屋子里的所有摆设。不过说实话，这房间里确实没什么值得人记忆的东西。家具已经旧得不成样子，黄木材料做的。一张带有宽大靠背的长沙发，前面是张椭圆形的桌子，两扇窗户间摆着一张女人们必需的梳妆台，并且带了面镜子，靠墙那边放着几把椅子，另外还有几幅一钱不值的市井油画镶在黄色的镜框里，画的是几个手拿小鸟的德国姑娘——也就这些家具了。年轻人还注意到，一盏神灯在墙角边一个不大的神像前亮着。屋里很整洁干净：家具虽然陈旧，但却被主人擦得光可鉴人，地板也是如此。在他眼里，所有的东西都亮晶晶的。“这准是丽莎维塔干的。”年轻人琢磨着，

“整个房间干净得一尘不染。不过，一般来讲，模样越是凶狠的老寡妇屋子通常就越干净。”拉斯柯尼科夫带着充满好奇的眼神向通往另一间小屋门上的印花布帘看了一眼，他确定那间屋里放的是老太婆的床，或者还有个只带五个抽屉的柜子，不过他本人以前从未敢往小屋里看过。这老太婆的整个套间也就是这两间房子。

“您到底想干什么？”老太婆一脸不高兴，死沉着脸，她还是站在年轻人面前，打量着他的脸颊。

“我带来一件抵押品，就这个！”他从衣兜里摸出一只扁平的银表，样子是旧了点儿，但表的背面刻了一个地球的图像，而且表链是钢的。

“上次的抵押品已经到期了，只有一个月期限，打前天就满了。您还想拖下去？”

“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真的，求您再宽限我几天时间。”

“先生，您得弄明白了，是再宽限几天还是您必须马上把东西卖掉，得说了算数吧。”

“当然。你看这块表能押多少钱？不少吧，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亏你说得出。您看看，您老是拿些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过来给我，就这块表，说得损点儿，就是白给也不要。对了，上次您带来的那枚戒指，您从我这儿拿了两个卢布。后来别人告诉我用一个半卢布就可以在首饰店买只新的了，我被您骗惨了。”

“老实说吧，这块表——给我四个卢布吧，这可是我父亲的东西，我会赎回的，您放心，我很快就能收到一笔钱。”

“想得美！您是老主顾，这样吧，您要是愿意的话，一个半卢布吧。对了，还得先扣掉利息。”

“开玩笑，就一个半卢布！”年轻人简直想跳起来，他大声嚷道。

“押不押在您，就这样吧。”老太婆把表还给他，语气肯定得没有商量的余地。年轻人接过手表，想很不客气地甩一下衣服，然后潇洒地走开，但转而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他实在没别的地方可去，而且重要的是他来这儿的目的并不只为了押这块表。

“好吧，好吧，先把钱拿来。”他粗声粗气地说。

老太婆在衣袋里找着钥匙，然后独自走进门帘后另一间屋里。年轻人一个人留在这间屋子里，他好奇地听着，想像里面的情形。他听出来老太婆正在打开那个五屉柜。“准是最上面的那个抽屉。”他尽量按自己的思路想像着，“可以推测，钥匙应该是在右边的衣袋里……而且都穿在一个钢圈上……其中一把钥匙很大，有别的钥匙三倍那样大，而且上面

锯齿很活。不过这显然不是五屉柜的钥匙，或者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比如说首饰盒或小箱子什么的……不行，这一定得弄清楚了。小箱子的钥匙全部都是那样的……但是，我真是太卑鄙无耻了。居然老想这些东西……”

老太婆又回到他面前。

“这是您的钱，先生。就一个卢布十五戈比，因为一卢布你每月应支付我十戈比的利息，所以一个半卢布，我得先扣你十五戈比。还有你以前曾借过我两个卢布，按同样的利息计算，你该付我二十戈比。这样总共就是三十五戈比。所以，算起来你这块表做抵押还可收取一卢布十五戈比。给，您收好了。”

“什么？现在就剩下一卢布十五戈比了吗？”

“有什么错吗？”

年轻人没有跟这个老寡妇争论，只得把钱接过。他两眼望着老太婆，却不急着出去，似乎还有话要说出来，或者还想干什么事似的，但又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脑子一片混乱……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再过两天，我还会拿东西给您……这个嘛……一只银的……很漂亮的……烟盒，我从朋友那儿要回后就可以……”他有些心烦意乱，话到嘴边又说不下去了。

“到那时再细说吧，现在先这样，先生。”

“那好吧，再见……噢，对了，您总是一个人在家吗？您家里其他人呢，比如说您的妹妹什么的也不在家吗？”他走到过道的时候，装出很随意的样子问道。

“您找她，说吧，什么事？”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就想问问而已。您很快就……算了，再见吧，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柯尼科夫心情乱极了，他慌乱地走了出去，而且这种乱糟糟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下楼梯时，他时不时地停了两三次，好像其中有什么令他吃惊的事情似的。他在大街上游荡着，终于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

“哎，天哪，所有的一切都是丑恶至极！难道我，我自己……不，见鬼去吧，这是胡言乱语！太可笑了，简直荒唐到家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又打心里加上几句：“难道这种无耻的念头能钻进我的大脑里，我的心灵居然肮脏如斯，这种事也会在头脑里出现，太卑鄙了！真是肮脏、卑劣、可恶、可耻！瞧瞧我一个月都在干了些什么呀……”

他心里这么想着，但却既不能痛快地说出话来，也不能用感慨来表

明自己是多么激动不已。其实在他往老太婆家里去的路上就开始压制烦扰他心里的那种极度憎恨和厌恶的情绪，这当儿，这种厌恶的情绪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并且表现得那么明显，以致他无从知道怎样才能摆脱缠绕自己的那些苦恼才好。他只知道自己要顺着人行道走，他像个喝醉酒的酒鬼一样，失去了知觉，即使撞到行人身上，他也没觉察到。他就这样向前走着，直到糊里糊涂地走到下一条街道时，才稍微清醒过来。他向四处瞧了瞧，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家小酒馆旁边。这座酒馆的入口很特别，你得先从人行道沿阶梯下到地下室，然后才能找到入口。他正打量着这家酒馆，正在这时，两个醉汉出得门来，两人都烂醉如泥，一路互相搀扶着，却又骂着极难入耳的脏话，两人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走上了大街。拉斯柯尼科夫立刻无顾虑地向地下室走去。他以前根本没进过这家酒馆，他一进来就觉得头昏脑涨、双眼发花，他觉得自己干涩的喉咙火烧火燎般难受。他迫切地想喝点儿冷啤酒解解渴，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感到身体发虚纯粹是由于饥饿难当的缘故。拉斯柯尼科夫摸黑走到一个肮脏的角落里，在一张小桌前坐了下来，桌子上黏乎乎的，准是侍者犯了懒没擦干净桌子。他要了瓶啤酒，侍者刚送上来，他就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啤酒下肚的感觉使他全身松快，思路也十分清晰起来。“这全是瞎说。”他觉得自己满怀希望，自信心又充足了，“根本就没什么值得我大惊小怪的！这原不过是生理失调，比如说饥肠辘辘的感觉引起的正常反应！只消一杯冷啤酒下肚，再吃块干面包，大脑立刻就会恢复活力运转起来，思路也会清晰，而且意志就会自然而然坚强起来！啧啧！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尽管抱着这样鄙视而轻蔑的态度想着，而且他现在看来的确显得很高兴，神情愉快得好像突然卸下了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重负，但他仍预感到一些不妙。他友善地向屋里所有的人扫了一眼，他感到十分放松爽快，但即使这一刻，仍有一种朦胧的不祥之感告诉他，这种好转起来的心境也不见得正常，而是多么的病态呀。

这个时候，天色已晚，小酒馆里剩下的人已寥寥无几。除了他刚才在门口碰到的那两个醉汉，以及紧随其后出去的一大帮人——五个男人带个姑娘，一窝蜂地出去之后，酒堂里显得静悄悄的、空荡荡的。酒馆现在除他之外，只剩下少数几个人：一个外表酷似小市民模样的人，正坐在那儿喝啤酒，脸上早就带了几分醉意。坐在他对面的是他的酒伴，那人看起来身高体胖，脸上一抹灰白胡子，短外套的腰间打了许多褶，他更夸张，显然已喝得烂醉如泥，躺在长凳上打着盹儿，有时忽然迷迷糊糊地伸开双臂，手指头弹得吧吧响。那男人上半身不停地上下起落，但又没能

从长凳上坐起来，嘴里还哼着一支乱七八糟的自编小曲儿，他竭力思索着小曲的词儿：

把老婆爱抚了整整二年，
把老婆爱抚了整整一年……

他那么含糊地哼着，间或又突然醒转过来，并且继续唱道：

我漫步在波德雅切大街上，
终于找到了我从前的女人……

他一个人这么唱着，显得自娱自乐，无人分享他的幸福。而他那位一声不吭的朋友则对他的举动抱着有些敌视甚至不信任的态度。屋里还有个跟他一样的像个退职官吏的家伙，那人也单独坐着，桌上摆着个小酒器，偶尔呷上一口。这家伙也有些心神不安，不时四下张望着，显得慌张的样子。

二

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交待过了，拉斯柯尼科夫很不习惯在人群中生活，事实上他一直在避免着跟任何人打交道，这一点他最近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现在情况似乎有些变化，他忽然不知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他也开始接近人了。他内心似乎起了新变化，使他那么渴望有人跟他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这一个月来，他所有的苦闷都郁积起来，心情愁苦而亢奋不已，这种状态把他弄得筋疲力尽，他恨不得钻到另一个天地里去休息一会儿，哪怕仅仅一分钟也好，也用不着去管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即使他身边的这个酒馆肮脏得要命，他也十分愿意留在这里，而且是一百个乐意。

酒店老板在另一间房子里，但他通常总是莫名其妙地不知从哪儿走下台阶，悠闲地踱到房厅里来。酒店里的顾客发现他时，每次都先会注意到他那双漂亮的、上过鞋油并且油光可鉴的、有红色大翻口的皮靴。他身穿一件腰间打褶的长外衣和一件满是油腻的黑缎儿背心，他未打领带，脸上总好像涂了一层厚厚的油，春光满面，打眼望去，简直就像一把铁锁。柜台后是个十四五岁左右的小伙计，另外还有个男孩儿，看上去